

# 大陸出版奧威爾的《一九八四》

「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  
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一九八四》）

白杰明

在五羊城那座遠離大陸傳統出版的基地——即上海和北京——的城市，花城出版社由於真佔了「天高皇帝遠」的優勢，最近出版了一套「反面烏托邦三部曲」（其他兩部是扎米亞金的《我們》和A·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的頭一炮——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

其實，《一九八四》的大陸譯版早在「解放思想，開動機器」高潮時期的七十年代末已在北京外文局出版的《編譯參考叢書》裏面印行過。當時限於那套叢書發行量和讀者範圍的狹小，《一九八四》未能夠引起它應得的注視。也許恰好因為很少有人注意《一九八四》在大陸首次披露，在無聲響之中便消失了，才可能有這次較隆重其事的再版吧。

根據花城出版社編輯在該書前面寫的「編者的話」，這次出版《一九八四》等書「旨在讓……從



▲1984·內部發行·花城出版社。

事政治理論研究工作和文學創作的同志們了解一下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觀點以及某些作家的創作方法。」書的版權頁和封底均有「內部發行」四個字。《一九八四》的印數僅僅有一萬五千九百冊，就是只給「對口」而有「需要」的、意志堅強及立場穩定的「專家」參閱。

不管怎樣，《一九八四》能夠在更加廣泛的範圍之內得到發行，在目前尚有人動輒聲討「精神污染」的這個怪誕時期，倒是一個令人嘖嘖稱奇，甚至拍手稱快的創舉。

不消說，一般條件讀到《一九八四》的人相信會把它的「要害部分」拿來做為「語不驚人」的資料。在知識被化為特權的社會裏，最平泛無奇的東西都有可能蒙上一層神秘的外罩。這些都應當算是意料中事，不足為奇，關鍵在於通過看類似於《一九八四》的當代名著，對已經同世界潮流脫節了三十餘年的大陸知識分子來說，可以增多一個「補課」的機會；或以毛澤東的套語來說，他們可以以把豐富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的層次上去。

《一九八四》的譯者董樂山先生係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他的哥哥董鼎山的美國文壇掌故文章經常在香港和大陸的報刊上出現。譯者在他的「寫在出版之前」說：「如果說，我們今天讀來覺得書中描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

有幸沒有變成事實的話，那麼這並不是說將來就不會出現。我們最好還是把它看作是一九九四年或更遠一些的未來可能出現的危險，而有所警惕。」董樂山譯筆精練清新，他能巧妙地把握原書的許多特殊詞匯，尤其是「新語」(newspeak)的很多新詞與自己「杜撰」的詞語和大陸所流行的自己的一套「新語」結合起來（還請讀者不要對號入座），是這本譯文耐人尋味的特點之一。台灣曾出版了劉紹銘教授的《一九八四》譯本，將之與董譯本做一個比較研究，也一定會很有趣。

## 博聞小掇

### 「愛人」變「夫人」

尤金

一位近年長駐中國的外國公司僱員表示，大約從一九八二年開始，中國幹部已改變了稱呼自己或別人的配偶為「愛人」的三十多年的傳統，對男士的配偶均稱為「夫人」。至於女士的配偶，則因為用得較少，因此不太「劃一」，稱「丈夫」、「老伴」、「愛人」、「我的另一半」均有。

據說稱男士的配偶為「夫人」，是有正式公文指示的，理由是在對外開放的政策下，外界對「愛人」這稱呼不習慣，感到肉麻，更會把婚前婚後的關係混淆。

最妙的是，自公文下達後，不但稱別人的妻子為「夫人」，連稱呼自己的妻子也叫「夫人」。比方說，「我的夫人今天有事，不能來。」等等。在外面回去的人聽來，稱自己妻子為「夫人」，恐怕比「愛人」還要肉麻。